校禮堂文集

歙淩廷堪次仲撰

文

賣癡獃文

著雍淹茂聿届歲除市南淩生窮愁索居比鄰共閒飲酒吹竽一燈熒然時還讀書見范至能𨛫田樂府有賣癡獃詞嘆唶自語曰癡獃其可賣乎若是余癡獃已甚曷弗賣諸於是起被敝裘約以韋帶手啟荆扉立於門外仰視觜觿當頭光大數其癡獃抗聲而賣夫癡爲不慧載於說文獃見廣韻象物未分癡獃狎至迭相爲羣

盈囊槖槖膠葛糾紛懋遷有無伊古所云余之厚擁此物固里黨所習聞也今將出賣兾取高貲樸屬苦緣各有等差以多易鮮匪曰居奇五尺之童莫之或欺請論其值買者擇之天生兩手以用爲賢雲雨翻覆俄頃變遷既不秉耜畚畬於田曷不持籌會計於廛揭車是擷杜衡載擎手之癡獃其值百錢惟足能行進則有獲捷徑爭先岐塗特闢柰何見利罔知攸適跬步之間江河阻隔褁足要津殊屬可惜足之癡獃其值五百聽生於耳與聲作緣耳食耳剽道聽互傳噂沓讙譁號呶狂顚爾胡懋寘弗司其權巴浦犀犛瑱塞孔堅耳之癡獃其

直五千快意目前奚取見遠惟鼠有目厥光盈寸窺伺
倉廩睢盱瀟涸爾覩其樂胡不知勸倀倀無相卒以自
囷目之癡歟其直一萬兌說爲口言乃其職佞辭泉湧
怪幻罕測何圖出話但矜伉直規人之過竟忘默默忍
飢誦經晝夜靡息口之癡歟其直一億心官則思幽湛
深窈上求下索旁搜遠紹誠通千古精鶩八表至於機
械全不了了任人欺紿貿焉莫曉心之癡歟其直一兆
自甲至丙夜漏三下舌敝脣乾面爲之赭行人往來如
聾如啞俾倪匿笑無過問者癡歟之精化爲神官貌比
玉雪氣猶芝蘭翩翩虹裳峩峩星冠雲軿旣降揖余而

言曰甚矣吾子之蔽也狐狸而蒼墨以爲明垂棘博塊懸黎易羹姑援往昔爲子量衡忠臣孝子奕世畱名孰非癡獃驅之使行儒林文苑薄海騰聲孰非癡獃迫之使成彼遑儇巧自鳴得意利甫及躬害亦旋至子於癡獃尚嫌未摯豈可淺嘗輒思捐棄信道不篤是謂失志至能樂府本其吳俗子非吳人何故賡續人云亦云屋下架屋何不翻新別立名目子有老母待子而食菽水雖艱傭書可得子已弱冠不思進德獵騁辭華面有矜色子粗能文不中程式不試有司未爲奇特柳之乞巧韓之送窮以文爲戲調謔兒童逐貧之賦始於揚雄韓

柳雖襲不失爲工予何學步勦說雷同心直何貴手直何賤斬此軀彼妄生意見不由司市儔與掄選百千億兆據何經傳去取得財無乃太便統計其直百餘萬緡邈邈山陬延延海濱詼啁滑稽擬售何人吾恐富者不予售而欲售者又若其貧也韓子有言小黠大癡柳子有言後悍初悲予失其旨徒仿其辭悅華忘實效顰可哂我之於予步步追隨生同枝榦形影不離美在其中暢於四支本末相負見賣何爲神官言訖春風滿天汗流瑟縮自慰自憐蕙芷作薪梅杝已姸招邀同醉闔戶高眠守此癡默以待來年

弔李將軍文并序

濡水之南陂陀綿亘案之圖經蓋漢右北平郡塞外境也歲在癸丑延堪從座主韓城公客於濡上暇日輒乘馬往遊焉山川莽蒼草木蓊翳涼風颯其逝至壯士為之變色案史記李將軍廣為右北平太守嘗射虎郡中事往風微地無可考而濡南去郡不遠平原千里禽獸蕃茂度亦將軍游獵所必及也嗟乎名將難封中材易貴莫邪置而不用鉛刀矜其一割徘徊其盤馬彎弓之處想像其沒石飲羽之技俯仰陳跡悠然神往蓋不待閭雍門之哀響固已泣下沾襟也昔文帝嘗謂廣曰惜

乎子不過時如令子當高帝時萬戶侯何足道哉夫窮陰沍寒蛟龍蟄而難出雨潤泉動蛇蚓鳴其得意敬問匈奴單于遺書蠻夷大長四郊無警猛士坐衰時乎不過豈其然矣若夫當盛漢之隆際大略之主北挑彊鄰南誅勁越功臣受封侔於祖考爰自元光洎乎元狩大小百餘戰侯者數十人將軍未嘗不身在行閒親當矢石而卒不能與屬國降王票騎裨將竝得爵土豈盡係於時乎哉殆亦有命存焉觀公孫昆邪爲上泣曰李廣才氣天下無雙而大將軍亦陰受上誡以爲李廣老數奇毋令當單于恐不得所欲悲夫少負飛將之殊譽晚

逢天驕之合圍才非不傑也時非不齊也然而由東道而出師與勍敵而相左徒有對簿之困竟無尺寸之績是將軍之命也夫是將軍之命也夫雖然將軍以良家子起家至二千石在邊凡四十年再爲郡守三登列卿天下知與不知皆曰名將非懷才待試者比也所惜者但未侯耳同列信其才當宁知其命才不勝命自古所歎焉獨將軍而已哉彼夫鞶帨末藝篆刻微長少不如意輙咄咄於口悻悻於面㓕將軍之已事亦可以廢然而返矣乃爲文以弔之曰

惟軫蓋之肖物隨陰陽而賦形因所遭以貴賤初不係

夫蠶靈伊將軍之才氣誠照耀乎漢廷才激盪乎山嶽
氣震迅乎雷霆勇豈讓於票騎功不下於長平徒爲命
之所囿奚智力之克爭事已邁夫千載慨遺跡於郊坰
寄古意於變徵拊余節而執聽溯皇漢之中葉孝武奮
夫雄姿厲海內之驕虜將騁志於四夷既蒐賢而拔俊
爰命將而出師豈劉輿而項蹶始龍躍而虎馳以將軍
而值彼固藏器而遵時何猨臂之善射竟垂老而數奇
初爲郎於禁闥力格獸而折關露翹巽於帝側毋太息
而動顏從太尉而取旗剿吳楚而桓桓殺射雕而迴騎
敵皆驚而上山心欲退而轉進乃下馬而解鞍名王怪

而不擊追平旦而引還作邊郡而屢徙勲不賞於縣官
彼文景之休養匪遇合之維艱緬建元之嘉會世仰望
其英風發大黃而殪敵戰日暮而益雄無刁斗以警衛
卒未嘗與害逢較不識而異趣法簡易而樂從出雁門
而生得伏馬邑而無功悲霸陵之醉尉胡睚眦之不容
例殺降而肆虐洵狙詐之致窮實軍行而失道詎廷論
之匪公昔馬遷之於邑以空言而著書疾庸俗之高位
憤瑰奇而索居感斯人之相類遂掩卷而欷歔寓激昂
於懷抱寧無端而發抒憶出守於北平借游獵以自娛
虎駭殆而靡遁石飲羽而非誣覽平原之蕭瑟猶想見

其馳驅佳人嫁於沙漠才士放於江潯色莫憐於悅己調罕遇其賞音來後世之憑弔起樂府之謳吟富貴豔乎當代逸樂盈乎寸心同驚塵之飄忽共逝水而銷沉若將軍之烜赫亞羲娥之照臨聞其風而咸慕述其事而竝欽野當秋而更曠草被霜而逾深鳥翩翩而集木獸逐逐而出林魂有知而戀此應無間於古今

銅鼓齋上梁文

兒郎偉碧雞舊宅草堂藉老杜而留白鶴新居茅屋因大蘇而重果置身於不朽斯啓滕其必傳廸彼前修垂茲後世麗仲主人胸有成竹目無全牛放眼空九州讀書破萬卷天下山川形勢較若列眉古來成敗是非明如指掌談言微中顧盼動人思緣經濟以發名不屑辭章以邀譽陳平門外恆處車轍之塵求董子園中將與詩書而共對別營斗室涵養寸心恥盜處士之虛聲勉效前民之實用雄劍在匣蕭然一畝之宮奇書滿家儼若百城之富蒔花種竹三徑初開菲史枕經千秋自命

爰儲璿函之秘帙攀錫銅鼓之嘉名盍慕諸葛君之爲人非同賞鑒家之愛古欣協棟隆之吉敢陳堂構之規謹托謳吟聊供邪許

兒郎偉抛梁東旭日初生曙色紅細數古今眞事業發源多在讀書中

兒郎偉抛梁西科舉文章要細稽讀到昌黎明水賦始知心細是昌黎

兒郎偉抛梁南過目仍須反覆探試想深寧辛苦日原來過目本虛談

兒郎偉抛梁北才高往往矜明識不分途徑用工夫至

竟身心何所得
兒郎偉拋梁上薄技偏長何足尚經術爲根史佐之逢
原左右眞無量
兒郎偉拋梁下古人才力應難跨觀書鹵莽是聰明但
恃聰明吁可怕
伏願上梁之後學問日深見聞日廣心思則靜而益靜
才識則開所未開射策千言書姓名於雁塔建功萬里
銘勲業於麟臺庶幾北野故廬可媲南陽先哲

吳宜人傳

吳宜人名序歙人年十七歸程吏部振甲事舅姑以孝聞乾隆四十九年三月舅病篤禱於神刲股肉以進不數日遂愈又十年奉姑就養京師四月姑患瘧危甚再刲股以進次日即愈雖其子不知也嘉慶三年自京師歸里居二年舅復病復刲股以進而舅竟不起至是股已三刲矣嗚呼刲股悖情所難也而至於再至於三不謂之奇孝得乎十一年十月以疾卒年四十有八其子洪溥不忍其奇孝不彰以狀丐余作傳余文不足以傳其孝也顧世之論刲股者動云以毀傷肢體爲過槩孝

經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漢孔氏注能自保全而無刑傷蓋如髡鉗劓刵之屬是也若云刲股療親爲毀傷肢體然則忠臣烈士死綏疆埸陷胷抉脰亦可謂之毀傷邪論者折衷於經義可矣

論曰吏部余同門友也前年余銜恤歸聞宜人奇孝於鄉黨者甚悉今年再歸主講紫陽而宜人已卒矣於是因洪溥之請仿李習之司空表聖傳楊賓二烈婦之例以備他日采擇洪溥爲諸生好讀有用之書報宜人之奇孝者其在斯乎

校禮堂文集卷三十三

受業許承瑞
許上瑞校

校禮堂文集卷三十四

歙淩廷堪次仲撰

碑

蒼頡廟碑

夫蒼黃攣剖視之則有形黔赤憑生卬之則成響緣形以達意就響以立名書契之端胎於此矣紀事而結繩仰淳龐於上古觀圖而畫卦溯聖神於太昊粵自蒼頡氏作秉元穹之秀爲黃帝之史爰考萬物而制六書事意形聲爲之經轉注假借爲之緯文字聲音於是乎大備矣元聖制經本之則成爾雅中壘校書別之則曰小

學洎夫爰歷博學凡將急就莫不以爲大略之椎輪明堂之茅蓋洵可謂鑿耀魄以探奥感幽靈而灑泣者矣夫文字者其形也聲音者其響也訓詁者其義也小學之類別之雖有三大指所歸約之則惟兩傳其形者謂之文字傳其響者謂之聲音至於義者非形則孰依非響其何寄是訓詁由文字聲音而後有離文字聲音而卽無者也表厥本原固有在矣尋其流失可得言焉夫許君著書諧聲居半徐氏繫傳會意蓋尠如忠之從心也諧之以中恕之從心也諧之以如但取其聲之相近遑計夫意之可通乃或謂中心爲忠如心爲恕是何異

於長以馬頭索解虫以屈中作訓乎此昧於文字而倂
昧其聲音者也又若易傳詩篇不煩改讀屈騷宋賦悉
是本音故池以也得聲古人以之合阿軌以九得聲古
人以之合牡夫閩越之匭既不能繩燕趙齊梁之世安
可以律商周乃或謂韻必協而始諷語必轉而方肖良
由厥旨未明而妄生區畫此昧於聲音而倂昧其文字
者也若夫假借以一字而兼數訓轉注以一義而統眾
文李者木也而借爲行李初者始也而轉爲首基故李
與行李假借也字不異而意則異初與首基轉注也字
不同而意則同此往彼來理原易見如四序之寒暑迭

更如九數之乘除互報彼以少長爲轉注者已混轉注於假借以㶕飈爲轉注者又混轉注於諧聲治絲而棼解酲以酒此昧於訓詁而併昧其文字聲音者也略舉數事可以類推倘罄羣言殊難指屈雖世與世相易語三傳而失眞而心與心相通法一成而可貫此蒼頡氏所以爲萬世之首出而六書之鼻祖也夫甲兵之造尙報本於蚩尤爕所先且薦馨於老婦抑思禮樂所藉而昭文章所憑而立合古今如旦暮導川原於階闥伊誰力也而輒忘乎甘泉朱君好古若渴飲水知源偕同學數人擇近城隙地庀材半載構宇一區以祀蒼頡氏

經始於丁未落成於戊申李斯史游之儔繪於兩壁許慎呂忱之等聚於一堂乃屬廷堪紀其興事之由銘諸麗牲之石嗟夫元豐之編既出久淆夫事意形聲淳熙之書復行徒習夫灑掃應對小學之荒其來已舊斯廟之葺庶幾可興銘曰

洋洋聖謨布在簡編人世遞閱積有歲年今以續古後以繼前匪托文字曷由而傳河龍吐苞洛龜呈卦書契之興蓋取諸夬庚庚蒼史功著百代仰觀俯察振聾發聵九皇云遠六書始萌象形象事象意象聲珠囊洩秘金鏡耀精圓顱方趾咸賴以生篆易而隸隸易而楷沿

波討源厥理斯在象胥所通九州四海重譯而來厥理
不攺臨摹旣工日益外譌藝成而下奚足詆訶故籍誤
承俗書博鷂大本已失追及其他郵畷坊庸先嗇司嗇
貓虎昆蟲各典乃職歲時索饗以報種植文字之先疇
思厥德惟茲文字日用所需俎豆告虔詎曰諂諛木石
爰積士民競趨築之登登成之愉愉左右有序東西有
堂栗主中奉粉壁外張配食諸賢續象兩旁愼爾祀事
鑒此馨香

蒙城縣莊子廟碑

叙曰嬴劉而上區寓之蹟久湮宋元以還方輿之學多外考古者靡所依據志地者強爲穿鑿況復五牛入洛一馬渡江北土之流人羈棲於吳越中原之故郡僑治於荆揚魏武定之剗析乃有百州唐貞觀之省併爰分十道其間更易不常遷移無定或新邑而被舊名或此疆而蒙彼號是以襄陽之土遂建雍梁鬱洲之山亦城青冀京口有南徐之設廣陵有南兖之置山陽在淮陰琅邪在江乘襄賁在漣水當塗在姑孰以及函谷之或靈寶或新安也夏口之或江南或江北也漢之長安或

遷於大興魏之鄴都或徙於安陽淺學未明旣生回惑俗士多妄復來假借故建業有莫愁之湖開封有梁王之苑東萊朐山竝著棲田之島黃岡嘉魚皆載破曹之壁若此之類悉數之而更僕難終枚舉之而僂指莫罄然則蒙城縣之有莊子廟毋乃近於是歟案史記莊子蒙人也夫楚之蒙縣於漢自屬梁國今之蒙城在漢實曰山桑莊生之產遠在周時蒙城之改始於唐代商邱猶有故城渦陽轉來廟食覈之於圖經徵之於史冊不可爲典要也明矣然而漆園之著書南華之立論以身世爲鼠肝以戰爭爲蝸角夢蝶則因之爲蝶呼牛則應

之以牛非魚可以知魚非馬可以喻馬甚者強帝力謂之爝火鄙聖經謂之糟粕安知以是爲是者不爲其所棄以非爲是者不爲其所取乎苟欲執經生考證之見辭人辨難之文以定厥里居分其畛域譬之挾仁義以說秦資章甫以適粵奉狙玃以宮室享爰居以鐘鼓九原如作共爲非笑可勝既乎若夫姒氏敷土之典夏后作貢之經歷代之所講求諸儒之所研究猶且師承殊軌授受歧徹即如一大伾也張揖以爲在成皋臣瓚以爲在黎陽一嶓冢也班固以爲在氐道魏收以爲在漢中大別有安豐漢陽之分倍尾有江夏泗水之異三江

之舊說非誤而庾闡則以爲竝在吳九河之故蹟尚存
而王横則以爲淪於海輾轉紛紜迄無定論今以區區
郡縣之志悠悠世俗之談而謂何者爲可憑何者爲難
據蓋亦膠柱而不通拘墟而可怪者矣饒平劉鍊齋先
生以嶺表鴻駿之儒作渦上神明之宰廷堪猥用文字
受知鄉薦頃奉贊茲土適落成是廟父老叩琴堂而乞
文磨樂石以俟刻先生以其戾於古籍乖於前聞將不
許焉第以自前明以來書之於志乘鐫之於金石庸俗
之流傳蔽錮已久耳目之濡染更革爲難所謂與其過
而廢之無寧過而存之者也乃命廷堪述其大略以告

邦人且為之銘至於人之醇疵書之得失定於前哲茲
不具論先生名士煌乾隆己亥科舉人銘曰
清濁之濱莊生有祠自明以來邦人祀之古蒙在梁今
蒙在茲以古易今識者致疑維彼莊生持論偏頗小知
大知非彼非我神游八極無乎不可斷斷齗齗恐與之
左廣莫之野無何之鄉蘄咎鯤鵬睍睆濠梁舊游所歷
情或不忘經生之學詎可論莊鬱鬱城東隙地數畝覆
瓦安神言期永久歲時伏臘奔走恐後呼之為仙酹之
以酒往牒未載故老競傳先入誤人孰之孔堅懼為理
障肯落言筌聊借達士光我山川歲月既深堂宇遂圮

壅生頹檐草長廢址階鳴夏蟲庭積秋水其分也成其成也毀邦之薦紳諗彼里閭鳩工庀材謀新厥居狌貍驅逐荆棘翦除丹青照映有加於初崇墉夾峙修廡旁列煥其榱楣輝其振闕配以惠施侍以翳鈇我作斯銘壽諸貞碣

擬西楚霸王廟碑

夫皇降而帝帝降而王四序極則霸圖起焉忠敝而敬敬敝而文三統窮則武力尚焉故大彭豕韋遞作言霸者必首齊桓蚩尤共工代興論力者斷推秦始西楚霸王挾宇宙之雄風秉乾坤之剛德用八千人而張楚將五諸侯而滅秦樹立君公宰制方夏用能勳出召陵之表威加酈山之上故兼皇帝之號祖龍當之而有慚合霸王之稱重瞳居之而無愧近古以來一人而已乃龍門記事既知本紀名篇而馬遷論人復以天亡爲謬良由成敗之見未袪於中以致是非之評不得其當且夫

項羽劉興雖往跡之已遠知人論世頼陳編之具在語其天幸寧止一端綜彼大綱約有十事夫殺慶救趙強秦挫衂沈船破甑馘角虜離章邯外降趙高內讐坐乘其敝先入關中是漢之徼天幸一也孤軍霸上以卵當石鴻門詣謝虎穴托命示玦莫應舞劒不前芷陽間行撞斗何及是漢之徼天幸二也田榮驟反陳餘繼畔奮兵致討夷城阬卒漢乃東劫楚難西顧三齊未平三秦已定是漢之徼天幸三也晨擊漢軍日中大破殺其戰士壅諸睢水三匝已圍大風忽發倉黃遁走亡其室家是漢之徼天幸四也不利彭城稍從下邑乃遣隨何誘

說黥布淮南甫歸河北爰下不留數月安得百全是漢之徼天幸五也奪漢甬道乏食計窮三軍大呼四面進擊赤幟晝偃黃屋宵誑雖燒紀信竟脫劉季是漢之徼天幸六也漢之四年身輕百戰被困成臯急跳脩武共滕公車入韓信壁自稱使者遂奪大軍是漢之徼天幸七也廣武對語樓煩辟易伏弩射中傷胷捫足强起勞軍冀以安衆身被大創病甚復濟是漢之徼天幸八也自擊彭越謹謂曹咎期以旬日必定梁地海春違戒汜水自到及引軍還漢已走險是漢之徼天幸九也中分天下郎歸若翁盟血未乾遑其詐力追至陽夏復敗固

陵事急分土兵始來會是漢之徼天幸十也觀其鞭笞四海之意蹂躪百王之心出師則正正堂堂行事則磊磊落落刀可折而利不屈玉可碎而堅不改必待智勇俱困天人交迫然後撫有區宇稱爲丈夫苟兼弱攻昧得之終以爲羞秘計陰謀勝之不足云武又況父妻甫釋蒙面窮追信誓方申乘危背約如漢之所爲者乎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惟王有焉使王少懷狙詐略存狠顧則新豐之饗屠沛公如雞豚高祖之置烹上皇如羊豕安能踐阼汜水端冕未央侈十八之元功垂四百之景運哉故赤泉合圍示之以勇

烏江畢命委之於天豈是有激之談允為不易之論謹案祭法曰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夫燔六藝阬羣儒非大菑乎尚甲兵任刑法非大患乎六王所不敢爭者三戶能報之九國所不得逞者一炬能燒之方諸平成之大禹固曰不侔衡以忍詬之子胥豈伊所及勾吳血食本應經典於越薦馨詎為淫祀彼狄仁傑者持祿北朝屈身女主未草駱丞之檄敢奮越王之戈負茲須眉當受巾幗固宜聞王之風而思立覩王之靈而增愧何圖坐視存生之妖孽妄譏已死之英雄不知面熱徒令齒冷夫氣蓋一世之豪智過千人之傑龍虎

之性不可馴擾干莫之鋒不可逼視必非委蛇鄙生脂韋庸士所能測其本末知其得失者也譬之登梁父者不知泰岱之高游惡池者不知大河之廣耳目既陋胷腹必卑固其宜也庸足怪乎嗟夫移軍垓下掩泣數行夜飲帳中悲歌四起美人屬和駿馬長斷天乎柰何時兮不利逝其事者猶爲歔欷當其境者能無慷慨允宜載新廟貌别綴高文用告小夫垂諸奕世銘曰

六王既畢九州皆秦焚滅典籍呑食生民天生大勇曰萬人敵喑啞叱咤星馳霆擊金虎負嵎手持太阿萬靈環視莫敢誰何橫猶酣戰英姿颯爽所當者破古今無

兩渡河一戰遂入函關氣可蓋世力能拔山咸陽喋血
阿房焦土號令天下如龍如虎狄生覘譽善事婦人狂
言移檄何止灰塵妄而不慚誣而非實薄言殺之汚我
斧質跽食伊誰龍且范增翳欣降將何足以稱古廟峩
峩中祀奇傑下視長陵不啻蟻蛭
往時讀狄梁公檄告西楚霸王文頗不以爲然已亥
假館眞州擬爲此文以駁之頃閱南史孔靖傳吳興
有項羽神爲卞山王居郡聽事二千石嘗避之疑有
物憑焉非王神也故梁公檄首特云湖州盡欲解民
之惑遂不覺其言之過歟然梁公立朝本末終有未

滿人意者不徒此檄也乾隆四十七年歲在壬寅三
月既望廷堪記於竹西客舍

招勇將軍阮公神道碑

嘉慶元年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提督浙江學政阮伯元先生將爲乃祖遊擊公立石於神道述先德而紀戰功不遠數百里郵行狀示其友淩廷堪屬爲之銘廷堪與侍郎交久且厚不敢以卑賤不文辭也謹案狀公諱玉堂字履庭號琢菴先世自山陽遷江都遂爲江都人曾祖秉謙祖樞頁考時衡皆潛德不仕公始占籍儀徵

舉康熙五十年武鄉試越四年武會試中式

欽試三甲分鑲藍旗教習五十八年授藍翎侍衛雍正元年遷三等侍衛三年授湖北撫標中軍遊擊十年會

改撫標中軍缺爲參將時岳威信公以大將軍西討準
夷奏以軍前某官補其缺未抵任公仍以原官署參將
事是年軍政卓異次年調廣東提標後營遊擊巡撫德
齡以公馭士嚴整有律奏留湖北任得
俞旨乾隆元年參將某至自軍前撫臣遂以公署興國
營參將旋改署苗疆九谿營遊擊二年
天子命大吏各舉所知史文靖時總督兩湖以公才守
兼優應
詔五年五月湖南城步綏寧兩縣苗叛據險焚刦殺傷
吏民公奉檄率九谿澧州洞庭常德四營兵隨鎮筸總

兵官劉策名往勦時賊悉精銳屯三界溪山口公於六月進薄賊寨身先士卒奮勇力戰火槍鐵丸掠耳有聲公屹不爲動遂大敗賊三界溪爲賊要隘公首克之賊勢漸蹙旋攻八樹寨又克之殪賊幾盡而長安鹽井口客寨飛毛坪龍家溪竹林此五寨者地勢尤險絕林箐深密攀登不易公率兵步行親冒矢石殲其伏兵鼓銳摧堅復於一日中次第攻克誠奇捷也當是時賊已大困而

天子慮事權未一復

命經略張廣泗總制諸軍甫到知公謀勇冠諸將凡軍

事悉委之時南山大箐餘賊尚扼險抗命積木石塞路兵不得進公統眾聲言從大路入以韋綴之夜簡壯士五百人由間道越嶺騰躍而上誤墜阬傷膝血流至踵裹創進益力撤木石以通徑時賊已覺數千人來拒公命偃旗息鼓於山顛俟之度賊少懈乃鳴礮直下賊眾駭散而大路之兵亦至合擊大破之獲賊所掠巡檢印一及器械糗糒甚夥殘賊僅六七百人遁伏南嶺讋公之威詣營請降公言之經略經略虞其詐未許公力任之詰朝出諭賊賊悉眾叩軍門匍匐乞命經略命發大礮擊之以驗誠偽凡三發皆伏地無敢動者其感且畏

如此是時各寨竝摧破苗皆退保横坡經略復命遊擊區明李登華偕公往攻横坡之險如南山公相度形勢從其左拙戈先登衆從之盡覆賊巢前後生擒男婦三千餘人俘至經略欲駢誅公固爭不從乃從容曰執兵抗師之壯夫殺無赦宜宥其婦女及男子十六歲以下者經略雅重公竟如所請公乃擇其尤黠悍者斬於軍門餘宣布
天子威德竝縱遣之苗慶更生咸曰阮將軍活我驩呼之聲振山谷於是賊巢悉平十一年以軍功議叙加等十三年遷河南衞輝營參將十四年被劾罷歸以詩酒

自娛泊如也十六年

鑾輅南幸公迎於高旻寺河干甫奏名

上在舟中顧曰是鄂容安所參者公對曰諾乃

命以都司起用蓋湖南戰績久契

聖衷故也十七年授廣東羅定協都司二十一年遷廣東欽州營遊擊二十四年十月壬辰卒於官年六十有五公幼有志槪好讀書能文章儀表修偉中人僅及其胷挽強貫札弢不再控尤篤於氣誼鄉試爲儀封張清恪所取士清恪以言事爲忌者所中傷落職居揚州忌者陰使人刺之公佩刀搢矢侍其側寢食不離刺者怖

不敢發未幾事白清恪威公之義盡以其學授之後公所至威愛竝著兵民交頌雖公之天性過人亦未嘗不淵源於此也其他懿行及惠政甚多皆詳行狀不具書書其大者嗚呼人徒知公職功赫赫照人耳目而不知其存心之厚行己之端也徒知侍郎甫逾弱冠卽以文章經術受

聖天子特達之知位登清要爲學者坊表而不知實公陰德有以致之也世可以知所勸矣娶汪氏贈淑人繼娶江氏封淑人子男四長承德次承義次承仁早卒次承信郎侍郎女三皆適士人孫男三長兆麟揚州營

外委千總次元郎侍郎次亨國學生乾隆二十五年葬於揚州府城北雷塘中壩以兩淑人祔禮也今公以侍郎貴贈如其官兩淑人亦贈夫人銘曰

淮水既深淮山既崇靈秀孕毓寔生阮公桓桓阮公敦詩說禮用武起家宿衞

天子已通六藝復曉五兵

天子契焉俾往專城專城於楚躬爲士先雅歌投壺步伐不忒洞庭之南苗頑負嵎公統偏師貔虎載驅攻如鬼神戰若風雨一日五捷親援枹鼓南山橫坡高八雲表窮林邃箐不通飛鳥銜枚賈勇間道出奇奪賊所恃

賊乃不支生殺之柄閫外是膺草薙禽獮
天子所矜苗曰不共唯公遏之苗曰旣共唯公恬之爲
從罔治孔武且仁位不稱德爰啓後人芓木森森豐碑
峩峩勒公之勲奕禩不磨

校禮堂文集卷三十四

校禮堂文集卷三十五

歙淩廷堪次仲撰

行狀　墓誌銘

戴東原先生事略狀

東原先生卒後之六年廷堪始游京師洗馬大興翁覃溪先生授以戴氏遺書讀而好之又數年廷堪同縣程君易田復爲言先生爲學之始末深惜與先生生並世而不獲接先生之席也自宋以來儒者多剽襲釋氏之言之精者以說吾聖人之遺經其所謂學不求之於經而但求之於理不求之於故訓典章制度而但求之於

心好古之士雖欲矯其非然僅取漢人傳注之一名一物而輾轉考證之則又煩細而不能至於道於是乎有漢儒經學宋儒經學之分一主於故訓一主於理義也先生則謂理義不可舍經而空憑胸臆必求之於古經求之古經而遺文垂絕今古懸隔然後求之故訓故訓明則古經明古經明則賢人聖人之理義明而我心之所同然者乃因之而明理義非他存乎典章制度者也彼岐故訓理義而二之是故訓非以明理義而故訓何爲理義不存乎典章制度勢必流入於異學曲說而不自知故其爲學先求之於古六書九數繼乃求之於典

章制度以古人之義釋古人之書不以已見參之不以後世之意度之旣通其辭始求其心然後古聖賢之心不爲異學曲說所汨亂蓋孟荀以還所未有也學成乃著書以詔後之學者不幸哲人遽萎書多未就今案其遺編學之大者猶可考見特懼讀之者不得旨要之所在以矜奇炫博遇之不然或與妄庸巨子譏罵洛閩者等視而齊觀則先生之學由此而晦矣廷堪於先生爲同郡後生爰綜其論著及生平出處之大略綴緝成篇聊自附於私淑之末并以備他日采擇焉先生姓戴氏諱震字東原休寧之隆阜人也生九歲始能言年十餘

入鄉塾讀詩卽爲小戎圖觀者咸訝其詳覈時婺源江
君永精禮經及推步鐘律音聲文字之學先生偕其縣
人鄭牧歙人汪肇漋方矩汪梧鳳金榜師事之而先生
獨能得其全將三十始爲諸生乾隆十九年以避讐入
都是時先生之學已大成在都數年北方學者如獻縣
紀尚書昀大興朱學士筠南方學者如嘉定錢少詹大
昕餘姚盧學士文弨青浦王侍郎昶等皆在館閣交愛
重之先生亦不吝爲之講說無錫秦尚書蕙田纂五禮
通考先生實任其事二十二年歸自京師客揚州盧運
使見曾所與元和惠徵君棟論學有合二十七年應江

寧鄉試青田韓錫胙爲同考官得先生文亟薦於
主司遂中式屢試禮部不第游汾晉間延埴座主朱石
君先生時爲山西布政使延之撰方志禮遇有加焉三
十八年
天子稽古右文開四庫館
徵海內淹貫之士司編校之役金壇于文襄敏中以先
生名應
詔充永樂大典纂修官四十年
命與會試中式舉人一體
殿試

賜同進士出身改翰林院庶吉士未散館於四十二年
夏五月卒於京邸年五十有五以弟霖之子中孚爲後
先生之學無所不通而其所由以至道者則有三曰小
學曰測算曰典章制度其小學之書有聲韻考四卷聲
類表十卷方言疏證十三卷自漢以來不明故訓音聲
之原以致古籍傳寫誤其溷淆莫辨先生則謂詩勞心
慘兮慘本懆字之譌而釋文以爲七感反之類皆文字
先誤因而誤其音聲者也又有鷕雉鳴鷕釋文本音以
水反從唯得聲後水譌作小廣韻遂收入三十小之類
皆文字不誤因傳寫而遞訛音聲者也音聲誤故訓或

因之而誤矣夫字書主於故訓韻書主於音聲二者恆相因音聲有不隨故訓變者則一音或數義音聲有隨故訓變者則一字或數音其例或義由聲出或聲同義別或聲義各別唯洞究其旨凡異字異音絕不相通者其誤自能別之庶釋經論字不至茫然失據也自漢以來轉注之說失傳徐鍇徐鉉鄭樵戴仲達周伯琦皆穿鑿附會不得其解而蕭楚張有諸人以轉聲爲轉注之論爲尤謬雖好古如顧炎武亦不復深省先生則謂指事象形諧聲會意四者爲書之體假借轉注二者爲書之用一字具數用者爲假借依於義以引伸依於聲而

旁寄假此以施於彼也數字共一用者爲轉注如初哉首基之皆爲始卬吾台予之皆爲我其義轉相爲注也轉注與假借正相反說文於考字訓之曰老也於老字訓之曰考也卽轉相爲注也以說文證說文可不復致疑矣自漢以來古音寖微學者於六書諧聲之故靡所從入廣韻東冬鍾江眞諄臻文欣元魂痕寒桓刪山先仙陽唐庚耕淸青蒸登侵覃談鹽添咸銜嚴凡共三十五韻有入聲外此如支脂等二十二韻無入聲顧氏古音表反是先生則謂有入無入之韻當兩兩相配以入聲爲之樞紐眞以下十四韻與脂微齊皆灰五韻同入

聲東以下四韻及陽以下八韻與支之佳咍蕭宵肴豪尤侯幽十一韻同入聲侵以下九韻之入聲則從廣韻無與之配魚虞模歌戈麻六韻廣韻無入聲今同以鐸爲入聲不與唐相配而古音遞轉及六書諧聲之故胥可由此得之皆古人所未發也其測算之書有原象四篇迎日推策記一篇句股割圜記三篇續天文略三卷策算一卷自漢以來疇人不知有黃極西士入中國始云赤道極之外又有黃道極是爲七政恆星右旋之樞詫爲六經所未有先生則謂西人所云赤極卽周髀之正北極也黃極卽周髀之北極璿璣也虞夏書在璿璣

玉衡以齊七政蓋設璿璣以擬黃道極也黃極在柱史星東南上弼少弼之間終古不隨歲差而改赤極居中黃極環繞其外周髀固已言之不始於西人也又月建所指亦謂黃極夫北極璿璣冬至夜半恆指子春分夜半恆指卯夏至夜半恆指午秋分夜半恆指酉以周髀四游所極推之則月建十有二辰爲黃極夜半所指顯然漢人以爲斗杓移辰者非也自漢以來月之九道史雖載之而在若明若昧之間郭守敬以月道爲白道九道之說遂廢西人於月行之遲疾加減至有四輪亦未能言九道之義也先生則謂月道出入黃道內外二十

七日有奇而交道一終交終不復於原處其差一度半弱每年之差自東而西十九度強古法有九道八行所以考其差也借青朱白黑以別之借八節之名以命之如交入陰律在黃道冬至立冬半交必在春分立春爲二青道交退在秋分立秋半交必在冬至立冬爲二黑道交退在夏至立夏半交必在秋分立秋爲二白道交退在春分立春半交必在夏至立夏爲二朱道以四年過半循二道十八年過半八行一周其交道出入當交半交去赤道遠近交差每月在其次兩交與朔望不齊皆於是考焉此古法之廢而宜舉者也自漢以來九數

佚於秦火儒者測天多不能盡句股之藴明末西人傳弧三角之術推步始爲精密其三邊求角及兩邊夾一角求對角之邊加減捷法梅氏用平儀之理爲圖闡之可謂剖析淵微然用餘弦折半爲中數則過象限與不過象限有相加相減之殊猶未爲甚捷也先生則謂用餘弦者或加或減易生岐惑乃立新術用總較兩弧之矢相較折半爲中數則一例用減更簡而捷矣蓋餘弦者矢之餘也八綫法弧小則餘弦大弧大則餘弦小弧若大過象限九十度則餘弦反由小而漸大唯矢不然弧小則矢小弧大則矢大弧若大過象限九十度則矢

更隨之而大是矢與弧大小相應不似餘弦之參差故
以易之此立法之根先生所不言者亦皆古人所未發
也其典章制度之書未成有文集十二卷考工記圖二
卷毛鄭詩考四卷詩經補注僅二南二卷屈原賦戴氏
注七卷通釋二卷考證之精者多散見其中至於原善
三篇孟子字義疏證三卷皆標舉古義以刊正宋儒所
謂由故訓而明理義者蓋先生至道之書也又因西人
龍尾車法作嬴旋車記因西人引重法作自轉車記皆
見文集其地理之學僅水地記一卷禮經及鐘律之學
未著書故不得論次云其在館所校如儀禮集釋儀禮

識誤大戴禮記水經注周髀算經九章算術海島算經孫子算經五曹算經夏侯陽算經張邱建算經五經算術緝古算經數術記遺孟子趙注孟子音義方言諸書皆詳愼不苟周髀九章爲之補其圖五曹爲之訂其誤而大戴禮記水經注則又舊所勘定者也先生卒後其小學之學則有高郵王給事念孫金壇段大令玉裁傳之測算之學則有曲阜孔檢討廣森傳之典章制度之學則有興化任御史大椿傳之皆其弟子也先生於讀書知條貫者就其學之淺深高下或引而友之或進而教之循循如不及非是族也雖負理學盛名及以詩古

文自雄者悉摒斥之未嘗少假辭色焉先生所著書文辭淵奥兼多微見其端倪以俟學者之自悟今取其發古人所未發者稍稍表出之非敢謂能舉其大也亦非敢有所損益去取也昔河閒獻王實事求是夫實事在前吾所謂是者人不能強辭而非之吾所謂非者人不能強辭而是之也如六書九數及典章制度之學是也虛理在前吾所謂是者人旣可別持一說以爲非吾所謂非者人亦可別持一說以爲是也如理義之學是也故於先生之實學詮列如左而理義固先生晚年極精之詣非造其境者亦無由知其是非也其書具在俟後

人之定論云爾謹狀

章酌亭墓誌銘

昔劉獻旣逝戸曹有辨命之作羊綏云亡大令起惜人之悼良以淮琛荆璞舉世所同寶蕙隕蘭摧斯人所共歎矧夫牙操期聽雅號知心誰贈琨吝舊稱同調則巫陽不下楚客難招莫測亭壽者何心虔劉者又何意焉君諱洞字寧叔又字酌亭姓章氏績溪人也丹陽竹箭宜充筐篚之華黃海杞柟尤屬廟廊之選曾大父某大父某皆行賈海州之板浦場而君遂生於是焉劉尹原貫沛國京口僑居周訪家本安成尋陽寄跡父某公歿數月君始誕降鄭小同手則有文袁本初生而無怙石

麟初墮已成黃口孤兒玉燕方投僅伴黑頭嫠母少而岐嶷總角能文鮫人咳唾盡是明珠鳳子機絲都生異錦才能扛鼎貌不勝衣衞叔寶世許璧人孔巢父羣驚仙骨吳丈來旬負淮海月旦之名擅鄉曲人倫之鑒一見郎曰此國器也士龍文弱夙蒙賞於司徒阿大清疏嘗見推於太傅既冠長身玉立風度凝然詩學李長吉詞如姜堯章山鬼含睇未足語其奇怪洛神微步未足狀其娟秀兼精騎射復嫻音律挽強似塞北健兒顧誤類江東名士柳邊叱撥錦韉開入石之弓花下琵琶銀字案六幺之譜生有至性嘗以太君劉氏賦柏舟以矢

心和能丸以厲節思欲致身青雲書名彤管人子以表見爲榮志士以顯揚爲孝而瀕海之民鬻鹽之俗持籌則爲英特挾冊則爲狂愚且居盈百年不得占籍河雖納濟自溢爲滎橘縱逾淮未能化枳由是於邑無聊恆以吟嘯自適與余同庚甲而小一月庚戚之於中立歲共甲辰沈遠之於子瞻生皆丙子志趣不殊過從甚密縱秋原之獵出則聯鑣擷春苑之芳居恆接席雨昏茅屋時時躡屐而來雪壓芸窗往往披裘而至窮愁互答寒禽多迭應之鳴貧賤相依野樹羨交花之樂年二十四娶長洲龔孺人敬禮如賓倡酬成集彥先以贈婦名

篇平子以同聲作詠琴瑟之靜好專焉闈房之師友備焉甲辰冬余北游燕薊君餞別河橋黯然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驚心岐路空悲疇昔之言注目高旻莫返蔚藍之魄以乾隆五十一年七月某日遘疾卒年甫三十陸據入京師之日已嗟離辭張儉典羽林之年旋歌蒿里赤霄星宿偶謫人間紫府神仙仍歸天上是年冬余應京兆試下第南歸未輟抱璞之感更作撫棺之慟黃腸七寸邈若山河白首三生惟通夢寐鼓龍脣於牀上已矣神傷轉麈尾於燈前思之痛絕君婦泣謂余曰君易簀之頃字余曰仲子何不來蓋冀一訣

也張元伯臨盡呼巨卿而不知嵇叔夜告終思孝尼而莫見範金欲事已無不壞之軀擣藥何從未有長生之術君之子士杞於五十五年三月某日葬君於龍且之原余以計偕入都不克會葬嗚呼青山有恨下掩瓊華黃土無情中藏玉樹敢同子建定丁敬禮之文竊效昌黎誌李元賓之墓銘曰

石照之山光可鑑人蘊其奇氣發爲君身元精燭空降于海濱生既有來歿豈無因絳灌少文隨陸不武君乃兼之當世誰伍運斤成風埶轡如組筆可雕龍弓能射虎義和敲日作玻瓈聲君之詩篇能與之爭去來無跡

天際孤行君之樂府能得其情編珠作慧研雪爲才玉樓帝召吟魂不回仙凡異路咫尺蓬萊上下求索亦孔之哀丹剛碧鄂蕭艾偕刈粹質英姿瓦礫俱碎在彼行路猶深感慨況我與君摯交難再我餞南岡迢迢北阜藝梅成林墓門左右寒香如雲覆我良友太陰鍊形千年弗朽

汪容甫墓誌銘

君諱中字容甫姓汪氏其先歙人後遷揚州遂占江都籍少孤性至孝奉母以居天資高邁好嫚罵人多忌而惡之爲諸生十餘年屢試於鄉不售嘉善謝金圃侍郎督學江蘇排衆議拔而貢諸太學以病未

廷試自是遂絕意於仕進丙午歲朱石君先生典江南試榜發以不得君爲惜而君是科實未入場也家貧善治生衣食漸充裕巡鹽御史聞其名使司文匯閣所頒之四庫書乾隆五十九年以撿校書籍往杭州遘疾卒於西湖旅次弔之者僅三人悲夫君讀書極博六經

子史以及醫藥種樹之書靡不觀覽著書卒未成少日作詩古文復自棄去今所存者有述學四卷皆雜文也君最惡宋之儒者聞人舉其名則罵不休又好罵世所祠諸神如文昌靈官之屬聆之者輒掩耳疾走而君益自喜漢唐以後所服膺者崑山顧寧人氏德清胡朏明氏宣城梅定九氏太原閻百詩氏元和惠定宇氏休寧戴東原氏嘗云古學之興也顧氏始開其端河洛矯誣至胡氏而絀中西推步至梅氏而精力攻古文書者閻氏也專言漢儒易者惠氏也凡此皆千餘年不傳之絕學及戴氏出而集其成焉擬為

國朝六儒頌而未果君於時流恆多否而少可錢曉徵程易疇兩先生外惟王懷祖給事孔衆仲檢討劉端臨訓導江子屏太學數人時或稱道餘大半視之蔑如也所極罵者一二人皆負當世盛名人或規之則應曰吾所罵皆非不知古今者蓋惡莠恐其亂苗也若方苞袁枚輩豈屑屑罵之哉其傲兀類如此然於學術知條理者未嘗不推挹之憶甲辰歲阮伯元詹事方弱冠余偕之訪君君與談論頗折服越數日治具招焉伯元畏其好罵謝不往君深恨之遂成讎隙然每與余論及當代學人終爲伯元屈一指也嗚呼卽此可見君之虛懷好

善非徒以嫚罵驁世駴俗者矣君卒年五十有一曾祖某祖某父某君初娶孫氏不相能援古禮出之繼娶朱氏生子喜孫尚幼以某年月日葬於某原銘曰

昔君爲文以弔黃祖謂祖謂禰衡能道人意中語是祖爲衡之知己也雖復殺之亦云可取蓋君以衡自況而傷舉世之莫我知以君之好罵殺之者且不可得矧知之者邪嗚呼其不幸如斯邪其幸如斯邪

校禮堂文集卷三十五

校禮堂文集卷三十六

歙淩廷堪次仲撰

誄　祭文

孔檢討誄并序

夫元圃積玉洵五都之珍嶧陽孤桐非一世之響故居平風議識究天人疇昔過從誼兼師友雖使白頭論定蓋棺猶爲掩泣黃髮書成易簀能無埀涕豈謂年未逾夫強仕遽兆夢蛇官有微於侍郎俄驚賦鵩嗚呼哀哉曲阜孔檢討諱廣森字撝約故衍聖公傳鐸之孫也禮屬小宗德爲大器幼穎異善屬文謝尚八歲即號顏回

張霸七齡便稱曾子乾隆戊子歲舉於鄉年甫十七采
紒作賓於觀國佩觿奏名於計吏辛卯歲成進士逾年
授檢討假歸築儀鄭堂讀書其間蓋心儀鄭氏學云囊
括大典仰止高山效孔融表通德之門從孫皓居弟子
之列嘗以公羊春秋自唐後絕無專家太傅禮記盧辨
外亦罕述者乃閉門覃思爲二經作訓夫明德之後必
有達人矧在聖門豈無賢哲故子國鳳儀於漢朝沖遠
鵲起於唐代儒林之彥并君而三矣又綜百家之言通
九數之學約七緯之旨爲六朝之文可謂仁義陶鈞道
德橐籥者矣歲在甲辰廷堪僑居邗上汪明經中示君

林編修誄及元武宗論二篇誄則纏綿悽愴論則析理精微黃英百鍊悉是純鏐丹穴高翔迥殊凡鳥賤子知君自茲始矣是冬廷堪重懷荆璞再游燕市刻玉作楮愚類宋人製荷爲衣窮同楚客明年君父止堂公以著書爲族人所訟將西戍塞外君納贖鍰入都百爾赴闕仰冀

主慈萬里荷戈願以身代寓米市胡同南頭叢祠廷堪亦客津門牛戶部所相去不數武也下仲舉之榻時還讀書近子雲之亭輒思問字覃溪翁先生語以廷堪姓名君殷然下交人非曲逆虛停長者之轍才異仲宣竟

倒中郎之屣君故休寧戴君弟子盡傳其學至於駢偶
之文瑰麗之作則又君不假師承自得於己者也廷堪
質以所著君頗不以爲鄙子愼逆旅遂荷傳經士安避
逅乃蒙作序談論既深往來益密凡姬孔淵源屈宋流
別靡不指其善敗區其良楛荀卿爲儒宗老師蕭統乃
文章正派又周髀勾股昔聖所遺三角八綫遠人所述
口講手畫積紙盈笥時廷堪將應京兆試棲身蓬蒿埋
頭帖括雖聞眇論未暇盡心而意甚感焉未幾止堂公
獲宥長途迢遞送客遄征短轂蕭條御親歸去丙午秋
廷堪下第垂翅而返北風灝灝愧貂裘之已敝東流洋

洋悵魚書之難達乾隆五十二年五月謁翁先生於南
昌使署先生謂廷堪曰㩦約居父憂去冬十一月以毀
卒矣嗚呼哀哉置書懷中三歲不滅招魂地下九原誰
歸廷堪席帽尚存褐衣如故言念知己殊難爲心君之
著述成否皆未可知度世必有藏弆之者夫成連既逝
伯牙何處移情惠施云亡莊生無以爲質思其言論有
如平生計其形骸已爲異物嗚呼哀哉乃作誄曰
醴泉有源芝草有根惟君英英聖人子孫游心學海東
身禮門百氏羅列五經紛綸迴翔承明年始弱冠小鳴
大鳴不窮問難九經三史靡不條貫追蹤鄒魯接武泰

漢周髀八尺商高九章祖龍燔餘述者莫詳泰西客來
學苦望洋唯君會通其說甚長公羊春秋漢初立學大
戴之記亦無躋駮俗儒屏棄誰與揚推唯君疏濬其見
孔卓況有高文卿雲在霄俯視三唐平揖六朝曹虎遜
繡劉龍讓雕五百年來作者寥寥歸而築堂誦經希聖
仰止康成名曰儀鄭後此諸儒高談性命非君家學弗
與之競君父蒙讒憂來無端奔赴
鳳闕仰冀雞竿周旋福堂嚴君以安君形既悴君心已
殫僕挾敝裘春明獻策邂逅城南居同巷陌感君氣誼
時共昕夕賞奇析疑索隱探賾推步之術極崇邪臺句

股割閭中西兼𢡟聯明風雨無間往來𤔡譬而喻片言
心開至於文章亦示準則或樸或華皆由學殖寧於偶
儷别分畛域元和以來無此高識無何君文竟獲東還
止堂公行至安
肅聞　命乃歸君亦束裝言旋鄉關班馬蕭蕭送君燕
山此情宛在思之愴顔嗚呼哀哉去年京兆賤子被放
襆被長途秋風惆悵道經𠂤繹引領而望歸省念切無
由過訪今年頁笈章江之濱聞君不禄雨泣沾巾搔首
向空欲問鬼神胡不憖遺萎此哲人嗚呼哀哉君擢百
憂其卒以毁天壤茫茫奪我知己既爲通儒復爲孝子
文行交修古今𤔡比嗚呼哀哉惜君未發胸中之儲偶

著竹帛講論之餘何將禮堂手寫遺書載贈昌平臨文
欷歔嗚呼哀哉

祭武虛谷文

維嘉慶五年七月之望謹以彘肩斗酒遙祭故博山縣知縣虛谷武君之靈曰嗚呼哀哉名惟學成節以窮見吁嗟武君儒林之彥孤松千尋精金百鍊高不可攀堅不能變嵩洛之間山川雄深閉門授受揚搉古今疏越獨彈世有賞音拔幟棘闈看花上林食兼數人飲可一石心雄萬夫身長九尺聲響如鐘鬚眉如戟抵掌豪談滿座辟易貌既奇偉氣復剛勁不解趨時但知守正枕經葄史澤躬砥行無勞蓍龜自有性命君之鴻駿我聞已久天津牛四與君最厚君來京華介我爲友傾蓋成

契胸懷共剖君初釋褐緱山高卧讀書十年不畏寒餓出宰博山吏民相賀徒步到官循聲遠播金吾偵卒私出捕亡所至城邑婦子走藏君怒笞之遂挂彈章一笑垂槖行返舊鄉爾時江左紛紛傳說識與不識歎其風烈僉謂此事終當昭雪冀君再起少吐英傑何圖今歲午四信來云君已卒北望興哀貢冠休彈孫閣徒開莫邪中折貧此奇才憶我下第丙午季秋感君過慰偕登酒樓割鮮炙肥言消羈愁半酣激發同看吳鉤君盡三觴我舉一爵我已沾醉君仍酬酢送我歸去慮我岐錯回溯斯境依依猶昨次年陽月我客浚儀兩得君書長

河之湄語長情摯風義相期上言損逝下言別離自茲以後車馳馬騖祁溽迭更罕逢尺素比得音耗草將生墓空賦暮雲忍歌朝露嗚呼哀哉秋雨淒淒秋風蕭蕭關河阻絕人琴寂寥留芻何日欲往路遙巫陽未遣君魂難招昔王僧達祭顏光祿野酌山羞會將虔肅宛陵學齋饒有苜蓿不敢薦君恐餒君腹生芻一肩醇醪一斝割以佩劍酹以巨觥靈如莅止歆君平生幽遐無間茹此寸誠嗚呼哀哉尚饗

祭廣西巡撫謝蘇潭先生文

嘉慶七年六月乙丑公薨於位吏民奔走
天子震悼褒功獨厚
賜金三千俾返江右嗚呼哀哉時維仲秋江城重陰得
公凶問南望驚心士伸知己涕淚沾襟自忘卑賤聊寫
哀音公之勳勞旂常所垂公之政績寰區所知蘭臺紀
載史官職司緊我不文但述己私昔我從師負笈擔簦
羞澁空囊失路廣陵感公邂逅引作友朋乾隆丁未翁覃溪師招延堪往南昌始遇公于揚州彭蠡如鏡長風借乘計公之年長我二十
許爲同門時相講習獎之掖之如恐不及師承文章約

共編輯時公擬仿任天社選山谷精華錄例輯覃谿師詩爲學古編要余共爲之時我將游大河之南感公留我宿於蘇潭痛飲十日日日沉酣都忘名輩靡所不談在昔宋季見重君游先達眞賞寸心綢繆今我泠官浮沉可羞平生之言何時能酬上章閹茂律中蕤賓我舉禮部公覲

紫宸及公巡河招我淮濱下榻官齋其情逾親我得博士公已廉訪太歲在卯餞我湖上解推肫摯中心是貺孰知永訣回思悽愴嗚呼哀哉丹陽劇郡公有甘棠我挾一氈往憩其旁居民愛之無敢或傷公之遺惠江流湯湯是年徂暑句宣三晉公發之頃遣人問訊貽我朝

服勉我登進霍太爭高長汾比潤維茲東南公所經營
重泣於浙父老歡迎政餘著書恆念鄙生咫尺莫就此
心怦怦
天子神聖久契於公在浙未幾
命撫粵中路雖萬里魚素屢通考經證史時見郵筒昨
公書來春水始波憶我新詩纔綣孔多置之懷袖我勞
如何屈指數月遽若山河嗚呼哀哉莫為之後雖盛弗
彰公之哲嗣方躋玉堂公猶見之為善必昌公所未竟
繼起彌光公之精爽上為列星懷德未報且失典型無
由鼓楫一酹公靈敬將絜酒少致微馨尚饗

校禮堂文集卷三十六

校禮堂文集卷三十六

孫男僑居海州名德達卿校

小門人宣城張家禔子正校字